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专家学术文库 第二辑

纳 麒 主编

云南古代南亚语系民族及其他

桑耀华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专家学术文库 第二辑

纳 麒 主编

云南古代南亚语系民族及其他

桑耀华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古代南亚语系民族及其他 / 桑耀华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7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专家学术文库. 第二辑)

ISBN 978-7-5367-3765-5

I. 云… II. 桑… III.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云南省—古代 IV. 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5663 号

责任编辑	岳灵玉
责任校对	乔梅芳
装帧设计	岳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ynbook@vip.163.com www.ynbook.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50 mm × 1168 mm 1/32
印 张	(总) 59.875
字 数	(总) 1500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套)
定 价	98.00 元 (全五本)
书 号	ISBN 978-7-5367-3765-5/C·48

前 言

1958年初，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专业应届毕业生，在教师带领下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实习，考察的主要对象是傣族和景颇族。

在这里我们除普遍接触傣族、景颇族外，还见到了德昂（原称崩龙）族和阿昌族等。从这些民族妇女服饰看，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德昂妇女佩带的腰饰，当地群众称为“腰箍”，这一习尚与唐代史书记载“茫民族”的“藤篾缠腰”习俗很相似。在课堂上先生传授给我们的是，茫民族是傣族先民，现实生活中，傣族妇女服饰却是天蓝色或藏青色上衣，黑色裙子，这与唐代茫人妇女服饰完全不同，而与德昂妇女服饰又相当吻合。又从一些傣族老人的传说中多提到芒市坝区，原来德昂人很多，因为他们反抗芒市土司，后来被土司武装打败，绝大多数迁走了，仅有少数留下来。德昂妇女的“腰箍”与他们迁离芒市坝这两个问题使我长期难忘，但一直没有机会去探讨。

1963年，云南省边疆工作委员会，要在边疆民族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单位派我参加德宏州潞西社教工作队。年底，我的工作关系由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转到德宏州，我又参加了第二期社教工作。工作之余，对当地一些民族老人就民族历史作了访问，使我对当地民族历史、居住变迁等有了粗浅了解。

社教结束，分配我到州工委农村部工作，后转档案室工作。

在此期间我到州政协借阅了土司家谱译文等资料，从中得到了潞西县境民族更替历史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78 年秋，归队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开始将历代汉文献、少数民族文献及实际调查所得结合起来探讨，发表了《茫蛮和金齿族属试论》、《金齿国盛衰简论》、《滇人与佤崩民族关系试探》等。云南考古学界提出了云县忙怀双肩石斧与古代濮人有关，剑川海门口有肩青铜斧是在澜沧江有肩石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观点，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滇”、“昆明”与南亚语系民族有密切关系的认识。

本论文集中《洱海区域的昆明民族与昆明国》、《三国两晋时期永昌境内的民族》两文为未发表新稿。

由于知识有限，错误是会不少的，敬请读者指正。

作 者

2006 年 12 月

目 录

滇 昆明

- 论古代滇文化的民族属性 (3)
洱海区域的昆明民族与昆明国 (17)
滇人与佧崩民族的关系试探 (40)

茫人金齿

- 茫蛮和金齿族属试论 (57)
金齿国盛衰简论 (72)
明清时期潞西德昂族反抗傣族土司的斗争 (86)
试论镇康德昂族父系大家庭公社的延续与最终解体 (92)
施甸县本人(布朗族)社会历史简述 (103)
银生城方位略识 (119)

哀牢 濮 越

- 论哀牢 (127)
三国两晋时期永昌境内的民族 (144)
略论宋元明时期傣族之北迁 (154)

景颇 阿昌

- 论近代景颇族社会的半部落半封建性质 (177)

“部落”释义补正	(193)
景颇族山官问题初论	(196)
试论景颇族历史上的家长奴隶制	(213)
《景颇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绪论	(229)
景颇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与两个文明建设	(254)
景颇族董萨及其社会功能	(263)
景颇族的原始宗教与“贡龙”起义	(274)
阿昌族历史简述	(283)
《阿昌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绪论	(292)

滇 昆明

论古代滇文化的民族属性

本文所说的古滇文化，主要是指秦汉时期滇池区域一个被称作“滇”的集团为首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滇国的文化。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可知“滇”是靡、莫这两个族群中势力最大的一个集团。由于该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最强，是当地的统治者。他们在秦汉时期建立了国家。《列传》又称它为“滇大国”。汉武帝曾封其首领为滇王，并赐“滇王金印”。但这个国家由于很快消失，故在其后的2 000余年里，人们几乎不了解它曾创造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

云南省博物馆从1955~1960年在晋宁石寨山滇王室墓葬群进行过四次发掘，共清理了墓葬50座，出土文物4 800余件，其中就有“滇王金印”。1972年云南省博物馆又发掘了江川李家山墓地，共清理墓葬27座，出土文物1 700余件。1991~1992年又清理墓葬58座，出土文物2 000余件。这些考古发现，使这个淹没2 000余年的文明古国重新展现出来。秦汉时云南这个青铜文化发展程度最高、影响深远的古滇文化又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是滇池区域青铜文化是哪些民族创造的呢？学术界有多种观点：

有专家认为：“今若称晋宁文化中的主要民族为靡莫，或者

为濮，则不如称之为滇，似乎更为有据。”^①但是“滇”仅为靡莫族群中较大的一个集团，而且它与后世居住在滇池区域的民族有哪些渊源关系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又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观点认为古代滇人系氏羌族系，而以彝族、白族说较普遍；^②第二种观点认为滇人属于百越族系的一支；^③第三种则认为属于南方民族中的濮人，但对濮人也是各有主张，有的认为滇濮为“越”，有的认为濮为“羌”，就持濮人为单一族群者，也未明确阐明它与南亚语系民族的关系。^④笔者认为古滇文化是以孟人（南亚语系民族）为首创造的，同时包含着较多的氏羌文化和一些百越文化的因子。下面就这个问题作些论述。

一、从古莽之国说起

《列子》周穆王篇载：“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岑仲勉先生认为“《列子》的传说当在庄蹻入滇之前，云南不是汉族势力范围，则昆明族当日所在地域，战国前称为‘西极之南隅’是恰当不过的”。同时，他还对一些古

①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载《考古》，1961，(9)。

②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彝族简史编写组：《彝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宋蜀华：《论古代滇人的族属及其演变》，载《云南社会科学》，1992，(4)。

④ 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所见古代民族考》，载《考古学报》，1979，(4)。

语作了考证，得出结论说“汉初滇、黔间吉蔑语还相当流行”。^①笔者认为，岑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从某些历史线索考查，云南在古代有莽人存在是有依据的；从汉晋时期直至今日，都可找到他们的继承关系。

“莽”，在记载云南的一些史书中又写作“孟”、“猛”、“莫”、“茫”等，滇池区域的民族，汉时写作“莫（孟）”，三国两晋时写作“孟”，唐时永昌地区的“茫”（孟）人，明清时的莽人，今日云南境内的莽姓及莽人都是他们的后裔。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他们有的保留着古老的民族称谓，有的被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云南金平县勐拉村的莽人约500人，是我国孟高棉语族中人数较少的群体，自称“莽”。（参见李道勇《我国南亚语系诸语言特征初探》）这是保留古老民族称谓的一例（现今越南、老挝也有许多莽人）。保山县瓦窑乡至今还有许多莽姓居民，现在都操汉语，但都是莽人的后代。保山地区有莽林、莽寒、莽王、莽水等许多带莽字的地名。明清时永昌（今保山地区）有许多莽姓土官，如《明史·土司传》洪武十七年“置施甸长官司以土酋阿（莽）干为副长官”。《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施甸长官司土长官莽氏，今沿袭至莽崇德听袭。”又洪武二十三年西平侯沐英言：“永昌居民鲜少，宜以府卫合为军民使司，从之。置凤溪长官司，以永昌府通判阿凤（蒲人，莽姓）为土官。”《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凤溪长官司正长官莽氏，今沿袭至莽成龙听袭。”天启《滇志·永昌府》载有“水眼巡检司土巡检莽氏”、“甸头巡检司土巡检莽氏”。保山县“十五喧二十八寨”中属于千夫长，副千夫长的土官有：石册寨莽氏，施甸东山寨莽氏，下腾场寨莽氏，金齿东山寨莽氏，甸头寨莽氏，保场寨莽

^① 岑仲勉：《据〈史记〉看出緬、吉蔑（柬埔寨）、昆仑（克伦）、罗暹等族由云南迁去》，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东南亚历史论丛》，1979，（第2集）。

氏，乌邑寨莽氏；属于百夫长的有波艮寨莽氏，木瓜郎寨莽氏，呵思郎寨莽氏，南窝寨莽氏，周册寨莽氏，信邑寨莽氏，瓦窑寨莽氏，锦邑寨莽氏，老姚寨莽氏，交邑寨莽氏，牛旺寨莽氏，山邑寨莽氏，蒲缥寨莽氏等等。莽在孟（莽）语中的含义系首领、王的意思。清嘉庆八年（1803年）立《蒋（笔者按：明正统时赐姓，改莽为蒋）德昌墓志铭》云：“权贵最上者曰莽，所以滇西多莽官焉。”唐代樊绰《云南志》记载茫人部落也说“茫（莽）为其君之号”。这里给我们提供从春秋战国时的古莽之国到西汉时莫（莽），到公元14年记载的孟迁、三国时的孟获、魏晋时的孟姓（南中大姓），再到唐代的茫人，明、清时莽人之间都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二、靡莫之属新解

前引《史记·西南夷列传》有“靡、莫之属”记载，对于这个靡、莫之属，以往都把他当作一个族群看待，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及考古工作者发掘到一些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提出新的解释。笔者认为“靡、莫之属”不只是一个族群，而是两个族群。“靡”，刘宋大明二年（458年）立的《爨龙颜碑》自谓“系出于牟（音米、靡）”，而且这个靡人与濮（莫）人的关系和活动还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世纪，《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楚大饥……靡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爨氏其先为牟（靡、糜），称为楚姓。这些记载与《爨龙颜碑》可以互相印证。远在春秋时期爨氏先民即能统率百濮，表明他们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的实力。这就说明《史记》所记的“靡”与楚西南的靡和爨氏先民有一定的历史关系，亦即今日彝族、白族两族先民。春秋战国和秦、汉时的靡，南北朝时的爨，今日的彝族、白族的历史继承关系就比较清

楚了。

《列传》还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汉书作劳深）、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史学界多认为西汉武帝时在云南设益州郡下属24县之一的同劳县即在今陆良，即劳浸人住地。汉王朝与劳浸、靡、莫作战和打败劳浸、靡、莫人后，即在今陆良、江川、通海一带设立了同劳、胜休两县。同劳县，是否是劳浸人的住地不得而知，但一般可作这样解释。按史记记载西汉王朝战胜的是靡、莫，但为什么没有设“靡、莫县”，而是设立“胜休县”呢？据《元史·地理志》载：地处杞麓湖之南的河西县，“其地名休腊”。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陆良州建置沿革载：“蛮云休纳（腊的近音字），又名瓦子，讹为瓦作。”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西汉王朝设立的同劳、胜休二县都在休腊人的住地。之所以叫“胜休”，那是因为他们战胜了称为“休腊”的民族，取得了对休腊人的胜利之后为炫耀自己的武功而取的一个地名（王莽时改为胜夔，因为这时起兵反抗的首领是夔人）。《元史·地理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今陆良、通海一带，西汉武帝时这里的民族称为休腊（纳），“休腊”当是因休腊人住居而得名。这些休腊民族又被称作“瓦子”或“瓦作”。这些被称为“瓦子”、“瓦作”（唐代樊绰《云南志》写作“望菑子”，战斗力很强，常作南诏出征的先锋队）的“休腊”人，其名称与现今佧族的称谓完全符合。佧族从古至今都称为“腊”、“腊佧”或“佧”，称首领为“孟”（猛、莽、茫），直至今日仍然如此。“休腊”人与滇同姓相扶，也再次说明滇人与南亚语系民族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莫”（孟）与“休腊”为同一民族，“莫（孟）”是“休腊”民族首领的称号，而“休腊”则是民族的名称。

前面我们已提出滇池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有“莽”人之国，秦汉时有“莫”（莽、孟）人族群。新莽时期，公元14年，胜休地区夔人若豆、孟（莽）人孟迁起兵反抗，历时10年之久。王莽在灭亡前夕曾大赦天下，却把若豆、孟迁列为不在赦免之列的“罪人”。三国两晋时期云南有许多孟氏著名人物，如孟获（下面再述）、孟炎、孟通将军、孟岳将军、孟干将军，建宁太守孟彦等。这样，春秋时的百濮，战国时滇池区域的“莽”（孟），汉时的“莫”（孟），三国至魏晋时的“孟”人，隋唐时的“茫”人及以后的蒲人的继承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现今云南及中印半岛的越人系统民族中，都普遍流行着“天是天神造的，地是腊佻人开的”传说，这似乎表明，在越人进云南及中印半岛之前时，佻人已生活在当地了。

三、关于孟获的族属

孟获是古代滇池区域哪个语系民族，未见《三国志》及当时的其他史书记载，但因他是滇池区域的大姓，是“夷汉所并服”的领袖人物，后世的彝、傣、蒲人及其他一些民族中，都有孟获是本民族先民的传说。有些学者对其族属也作过探讨，有的主张他是汉族，说“历史上孟获的身份是南中大姓……南中大姓的族属是汉族，所以孟获的族属是汉族”^①。但较多的学者主张他是少数民族，明诸葛元声《滇史》卷三：“孟获者，建宁蛮也。”章炳麟《蜀汉昌言》卷五引《南中志》孟获为中丞御史，附论曰：“中丞威慑百僚，乃以夷首为之者，以其无族姻远朋党也。”认为他是“夷首”（少数民族首领）。也有人认为他是乌蛮的，“《蜀中广记》云：‘西北生番有孟董十八寨，三国孟

^① 邵献书：《试论孟获的身份和族属》，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6）。

获、董卜之裔也，谓之孟董……唐时求内附，处其众为维霸等州。此皆青羌所居之地，则孟获可相信为乌蛮也’。”^① 也有的认为在凉山、贵州、广西都有部分彝族群众称孟获是他们的先民，所以孟获的族属应是古代彝族首领。《辞海》称孟获为“彝族首领”。有的认为孟获是“夷化的汉人”或“汉化的夷人”，^② 笔者认为孟获是接受了汉文化的“孟”人。其理由是：明时杨升庵所著《滇程纪》在蒲蛮哨下记载：“蒲蛮，实孟获之遗种也。”又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在游历顺宁（今凤庆）时，对当地民族做过调查，并在游记中写道：“顺宁，旧名庆甸，本蒲蛮之地……土官猛姓，即孟获之后。”《永昌府志》诸葛祠下记载着：“蒲人敬诸葛公特盛。”永昌境内有傣族、彝族、白族、阿昌族等族，唯有蒲人特别崇敬诸葛亮，这与其首领孟获诚心归附诸葛亮不无关系。康熙《东川府志·种人》记载：“孟人，亦靡、莫种，蜀汉孟炎部民……当诸葛亮南征，斩雍闿，释孟获，擢炎为辅汉将军，召诸蛮赐以汉姓，祠炎于金钟山下，岁时祭祀。”这条记载也说明孟获、孟炎是孟人民族。但要明确的是“孟”并不是诸葛亮南征时“赐以汉姓”的，因为公元14年，胜休地区孟人的首领“孟迂”就率众参与爨人若豆为首反抗王莽的起义，在诸葛亮南征（225年）前200余年就有“孟”人的记载了。这些史料值得重视。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雍闿使建宁孟获说夷叟。”三国时的建宁，即今昆明、曲靖、玉溪一带，即滇国的中心区域。因他本人是少数民族首领，与其他少数民族首领关系密切，雍闿即利用孟获的这个关系，让他去鼓动其他少数民族领袖共同反蜀。结合前面对滇池区域莽、孟关系的论述，说孟获系出自南亚语系的“孟人”民族似乎更有

① 徐家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② 杜玉亭：《云南少数民族·彝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理由。

四、蟒蛇、铜鼓和图腾柱

晋宁石寨山滇王族墓葬出土的贮贝器盖上铸有 127 个人的祭祀场面，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定为“杀人祭铜柱场面盖虎耳细腰铜贮贝器”，《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定为杀奴祭祀场面，总的说来这是滇王国的一次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从这次祭祀场面看，是在固定的祭祀场地举行，广场中间靠前有一长方形楼房，质量较高，并非临时性建筑。楼中央坐一梳银髻髻的女人，左右列坐 8 人。左、右、后三边排列 16 具铜鼓。屋后立一圆铜柱，柱上端已残，现存部分高 6 厘米，柱身上盘着一条巨蟒，口内正在吞食一人，其人腰以下被吞入蛇腹，上半身尚在蛇口之外。《报告》认为：“铜柱和蛇可能是他们的图腾。”又《报告》定为“杀人祭铜鼓场面盖铜贮贝器”，盖中央作大、小铜鼓 3 个重叠之状。因此，蛇、铜柱、铜鼓应是滇人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主要标志，也是考察古滇文化民族属性的重要方面。

首先是蛇的崇拜。世界许多古代民族中都有崇拜蛇的记载：《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说“女娲，古神女而帝后，人面蛇身”。又《帝王世纪》“伏羲……人首蛇身”。《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子胥乃使……立蛇门者，以象地产也。”又吴王即送勾践“于蛇门之外”。元时周达观著《真腊风土记》载：“土人皆谓塔之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土地之主也，系女身，每夜必见。国主则与之同寝交媾，虽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与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见，则番王死期近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则必获灾祸。”此外，印度阿萨姆的卡西族与缅北和云南的佤族同属南亚语系民族，他们都崇拜一种名叫 U. thlen 的巨